



**HAL**  
open science

# Monnaies gréco-bactriennes et indo-grecques : nouvelles données issues des études de coins

Olivier Bordeaux

► **To cite this version:**

Olivier Bordeaux. Monnaies gréco-bactriennes et indo-grecques : nouvelles données issues des études de coins. Y. Juping. 丝路文明多学科交叉合作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6, Zhonghua Book Company, pp.177-200, 2024. ⟨halshs-04836806⟩

**HAL Id: halshs-04836806**

**<https://shs.hal.science/halshs-04836806v1>**

Submitted on 18 Dec 2024

HAL is a multi-disciplinary open access archive for the deposit and dissemin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documents, whether they are published or not. The documents may come from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France or abroad, or from public or private research centers.

L'archive ouverte pluridisciplinaire HAL, est destinée au dépôt et à la diffusion de documents scientifiques de niveau recherche, publiés ou non, émanant des établissements d'enseignement et de recherche français ou étrangers, des laboratoires publics ou privés.

---

## 希腊—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希腊人钱币： 基于模具研究的新材料<sup>1</sup>

---

奥利维尔·波尔多（法国古代考古与科学研究中心，CNRS-ArScAn）撰

李潇译 徐朗校

公元前330—前325年，亚历山大大帝在中亚和印度的远征导致这些远离地中海世界的地方发生了深刻的、多方面的变化。但他穿越中亚之后，似乎并没有在上省（High Satrapies）推行强有力的货币政策，尽管公元前333年，塔尔苏斯（Tarsus）就已经开始出现有亚历山大名字及其图像的四德拉克马。<sup>2</sup>事实上，公元前323年之前，底格里斯河以东的地方没有打造过任何亚历山大的钱币。根据波比拉赫奇（O. Bopearachchi）的研究，兴都库什山以北发现的少量阿黑门尼王朝钱币也并非当地所造。<sup>3</sup>然而，亚历山大去世后，情况剧变。公元前4世纪末，巴克特里亚打造了三种钱币：雅典猫头鹰仿造币、“鹰”币以及有“索菲特斯”（Sophytes）之名的钱币。<sup>4</sup>这些钱币被打造时遵循两种标准——阿提卡标准和地方标准。卡普特雷（Laurent

---

1 本文以南开大学举办的“丝绸之路上的希腊化文明遗产国际学术研讨会”（2018年8月17—20日）上宣读的文章为基础，诚挚感谢杨巨平教授为我们提供了展示最新研究成果的机会。

2 Le Rider 2003; Le Rider & de Callatay 2006.

3 Bopearachchi 1999, pp. 68-69.

4 Bernard 1985; Bopearachchi 1996 & 2005.

Capdetrey) 根据这些总督的钱币, 在自己关于塞琉古王国的著作中认为, 公元前325和公元前323年两次叛乱发生之后, 塞琉古王国于公元前308—前305年迅速且和平地征服了巴克特里亚地区。<sup>1</sup> 此时孔雀王朝正向外扩张, 所以公元前303年左右, 塞琉古一世与孔雀王朝签订条约, 承认其对兴都库什山以南领土的统治权。

巴克特里亚地区最早的塞琉古钱币应被追溯到公元前294年, 即塞琉古一世和他的儿子安条克一世开始共治之时。<sup>2</sup> 安条克一世前往上省就任表明王室有意促进这些领土的发展,<sup>3</sup> 我们可以从各个层面看出这种关注: 新建殖民地,<sup>4</sup> 发展灌溉系统, 从小亚地区遣送移民等。<sup>5</sup> 内维尔 (E. T. Newell) 认为, 巴克特拉造币场打制了最早的有塞琉古一世的名字, 以及同时有塞琉古一世和安条克一世名字的钱币。<sup>6</sup> 但是需要强调一点, 为满足当地需求, 这些钱币的重量并不总与阿提卡重量标准相符。<sup>7</sup> 公元前281年安条克一世继位时, 阿伊·哈努姆 (Ai Khanoum) 造币场 (可能还有其他地方造币场) 也开设起来。伯纳德 (P. Bernard) 认为, 阿伊·哈努姆遗址发现的三类安条克一世钱币中的全部或部分应归于当地造币场。<sup>8</sup> 从类型上看, 这个造币场与埃克巴塔纳 (Ecbatana) 的造币场相关 (有翅膀的美杜莎/塞琉古一世的公牛), 后来又与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 (Seleucia on the Tigris) 造币场有关 (戴桂冠的阿波罗头像/尼科与胜利纪念柱)。勒里德尔 (G. Le

---

1 Capdetrey 2007, pp. 42-49.

2 Bernard 1985, pp. 37-38; Le Rider & de Callatay 2006.

3 Capdetrey 2007, p. 76.

4 “千城巴克特里亚” 的名声可能就起源于此 (Justin, *Epitome*, 41.4.3-5); 也可以参考 Bernard 1985, p. 100, note 6.

5 Capdetrey 2007, pp. 80-81.

6 Newell 1938, pp. 233-235.

7 Boppearachchi 1999, p. 78; Le Rider & de Callatay 2006, p. 31. 公元前281年, 安条克一世最终在巴克特里亚采用阿提卡重量标准。

8 Bernard 1985, series IV 3, IV 4 et IV 6, pp. 44-52. 作者并没有排除这些类别中一部分来自巴克特拉的可能性, 因为这些钱币上没有出现花押。

Rider) 提出塞琉古一世统治之下存在钱币类型学上统一的可能性, 但否认这种假设也适用于安条克一世。<sup>1</sup> 塞琉古王国没有实行专属货币政策, 似乎外国钱币也能在王国境内自由使用, 它们的价值取决于所用金属及其信誉。<sup>2</sup> 同样地, 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统治之下, 有多种符号的印度钱币似乎相对常见, 至少在一些官方档案中情况如此。<sup>3</sup>

## 一 模具研究: 研究意义、研究对象、研究目的

对钱币体系的分析可以依据多种标准, 既可以是钱币本身固有的特征, 如花押, 也可以是外在因素, 如考古环境。模具研究关注的是钱币本身的特征, 历史或考古背景不会对研究本身产生影响。我们需要记住的是, 因为极度缺乏文献资料, 中亚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钱币学的历史。我们通过钱币知道存在45位希腊化国王, 而文献记载中只提到了8位。模具分析的方法是对一个特定钱币体系中的所有钱币进行系统的比较, 而就所谓的体系来说, 最常见的标准是将钱币按照所属国王分类。模具分析以钱币制作方式为基础, 对中亚钱币来说, 即重锤击打法: 用锤子敲击两个手工雕刻而成的青铜或铁制的模子组成模具, 在钱币上留下图像浮雕。每个模子都或多或少有不同

<sup>1</sup> Le Rider & de Callatay 2006, p. 49. 阿伊·哈努姆发现的安条克一世钱币系列被认为出自巴克特拉。伯纳德详述了该问题并确认这些钱币类型是被模仿的, 但我们无法从中得出任何独特的历史或钱币学的结论。Bernard 1985, pp. 42-43, series IV 2.

<sup>2</sup> Le Rider & de Callatay 2006, pp. 125-126.

<sup>3</sup> 我们在阿伊·哈努姆发现的多份文件证明当时使用印度钱币支付 (Rougemont 2012, pp. 216-222, Nos. 102-109)。这些钱币被称作 Karshapana, 它们旁边有时会出现两个形容词 (texaena 和 nandena)。关于这两个形容词的解释仍有争议, 它们可能是指来源地 (塔克西拉或难达, Nanda)。在拉平 (C. Rapin) 看来, 无论作何解释, 这种冲压币在阿伊·哈努姆出现都与希腊—巴克特里亚人的财政管理有关 (Rapin 1992, p. 365)。

之处，因此也就能将钱币进行分组，发现图像或花押等要素之间的关系。2007—2009年，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一支队伍通过实验考古证实了模具研究的可靠性，并且提供了有关钱币生产率的基础数据。<sup>1</sup>所以，在没有任何历史背景的情况下，这种研究方法成为获取有关钱币组织及其生产率的重要途径，也是更广泛地了解某位国王货币政策的重要方式。

有段时期在阿富汗发现了大量的钱币窖藏，如昆都士（Qunduz）窖藏、米尔扎卡一号和二号（Mir Zakah I & II）窖藏，阿伊·哈努姆一号（Ai Khanoum I）窖藏等，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亚政治环境恶化，<sup>2</sup>导致考古活动大量减少。从此模具研究逐渐成为希腊—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希腊人钱币学领域的主要研究方法，钱币学家们不再依赖考古活动提供的数据集。只有拍卖目录才能定期提供新的钱币。这些钱币来自非法盗掘或偶然发现，它们缺少最重要的信息：考古背景。在缺乏情境化钱币（contextualized coins）的情况下，一旦所有博物馆的收藏都已被出版和研究，我们就必须对这些数据集进行更深入的探究。目前已经出版了若干关于狄奥多托斯一世和二世（Diodotus I and II）、<sup>3</sup>欧克拉提德一世（Eucratides I）甚至印度—斯基泰人钱币窖藏的模具研究新成果。<sup>4</sup>

## 二、早期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钱币政策

笔者的博士研究聚焦公元前3—前1世纪的4000余枚希腊—巴克

---

1 Faucher *et al.* 2013.

2 1982年DAFA被迫关闭。

3 Kovalenko 1995-1996; Holt 1999.

4 Bopparachchi 2003.



图1  
欧泰德姆斯一世的八德拉克马  
金币 (BNF 1966.163)

特里亚钱币,<sup>1</sup>以期理清从塞琉古王朝到狄奥多托斯一世再到欧泰德姆斯一世 (Euthydemos I), 最后到欧克拉提德一世和米南德一世 (Menander I) 之间的年代, 这些有关中亚几次政治转变的重要年代问题仍有待进一步关注。中亚史主要是在钱币的基础上写成的。例如, 通过钱币我们知道了45位希腊化国王, 而希腊、印度和中国文献中只提到了8位。这些国王在希腊化世界中占据特殊地位, 因为他们愿意调整自己的钱币, 更广泛地说是愿意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以适应统治人群。有钱币学家认为这些钱币上的画像是希腊化艺术的典范, 欧泰德姆斯一世的八德拉克马金币就是例证之一。<sup>2</sup> (图1) 钱币是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首要工具。希腊—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希腊人创造新尺寸、新图像, 发行纪念币、庆祝币、联名币以及后世币等, 都证明他们的钱币在经济和政治两方面充分发挥了作用。

(图2)

根据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几项研究, 狄奥多托斯王朝发行的钱币来自两个造币场, 一般认为它们分别位于巴克特拉和阿伊·哈努姆。<sup>3</sup> 无论这种划分的依据是什么, 我们根据钱币模具研究建立的众多模具关联, 认为所有的狄奥多托斯一世钱币都出自一个造币场。这些钱币的组织生产分为两个阶段。有一组相对较少的银币与其余部分区别开来, 它们由最初的希腊—巴克特里亚钱币组成, 打造于公元前255—前250年之间。第二部分是主要部分, 特征是出现了金币, 打制金币是王室特权, 因此也就标志着巴克特里亚已经独立。这些钱币的背面大多有花环 (☉), 霍尔特 (Frank L. Holt) 将这种符号解释为象征

1 Bordeaux 2018.

2 Le Rider 1969, p. 26.

3 Kovalenko 1995-1996; Holt 1999.

着对帕提亚人的胜利。<sup>1</sup> 这些钱币有多种面额，显然要取代在中亚流通的塞琉古钱币。狄奥多托斯二世的钱币数量没那么多，可以通过不同的花押以及它们缺乏与狄奥多托斯一世钱币的模具关联而识别出来。综合考虑，花押的多样性体现了这两位国王钱币的复杂特征，但能利用正面模具将主要的几组钱币结合起来，又说明钱币生产组织有序。

关于这些最早的希腊—巴克特里亚钱币，我们还应了解些什么呢？综合来看，在如何根据一位国王的钱币来解读其政治生活方面，狄奥多托斯一世钱币是绝佳例证。狄奥多托斯一世独立之后，造币场不可能擅自主动打制金币，或者为庆祝国王军事上的胜利，甚至在钱币上雕刻花环。钱币学家们能够感受到这些创新背后政治权力的影响。从国王严密监管货币生产到“中央集权”的概念只有一步之遥（我们暂时不做这方面考虑），狄奥多托斯一世很快就意识到他将面临的经济挑战，遂开始大规模生产货币（仅首批造币就使用了14个正面模具和70个背面模具，即来自A1-47子组的四德拉克马钱币）。<sup>2</sup> 他对新王国的掌控也展现在钱币上，他的钱币背面铭文顺利地“属于安条克的”（ANTIOXOY）变为“属于狄奥多托的”（ΔΙΟΔΟΤΟΥ）。另一方面，我们不讨论领土化（territorializing）问题，因为和塞琉古一世与安条克一世在上省的情况一样：对狄奥多托斯一世来说，最重要的任务是在接管巴克特里亚之前，使新的中央政权合法化。至于狄奥多托斯二世发行的钱币，尽管由于统治的短暂而几乎保持不变，但却仍因不再使用多个花押而具有重要意义。狄奥多托斯一



图2  
狄奥多托斯一世（以“安条克”名义）的四德拉克马；狄奥多托斯二世的四德拉克马

1 Holt 1999, pp. 61-65, 98-100.

2 Bordeaux 2018.



图3  
欧泰德姆斯一世的青年、理想  
化(?)以及老年肖像

世钱币的特征是使用多个花押，现在钱币上只剩一个花押，并且自狄奥多托斯二世之后，巴克特里亚钱币上出现多个花押就成了例外情况。

欧泰德姆斯一世是位著名的国王，这得益于文献记载<sup>1</sup>及其丰富的钱币。推翻狄奥多托斯王朝之后，他立刻将钱币背面的神从宙斯变为在中亚流行的赫拉克勒斯形象，欧泰德姆斯一世统治时期的钱币特征就是赫拉克勒斯图像的演变。更重要的，他是第一位在钱币上先后展示出青年和老年形象的希腊—巴克特里亚国王。(图3)然而，我们的研究表明，国王老年肖像的引入并不意味着青年肖像随之消失。相反，欧泰德姆斯一世的年轻肖像（作为欧泰德姆斯一世的理想化形象）仍被继续使用，而且旁边出现了新的花押(Р)。这些钱币可能与公元前3世纪末欧泰德姆斯之子德米特里继位有关。

欧泰德姆斯一世统治时期，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是公元前208—前206年之间安条克三世对于上省，包括巴克特里亚的远征。<sup>2</sup>这次战争中围攻巴克特拉(Bactra)的部分尤为著名，最终以欧泰德姆斯被承认为独立的巴克特里亚国王而结束，尽管历史学家们长期存在争议：一部分人支持巴克特里亚获得了真正的胜利，另一部分则认为双方只是暂时达成了某种臣属关系。<sup>3</sup>欧泰德姆斯钱币上出现了老年肖像，使用了新的花押，尽管很容易将这些深刻变化与战胜安条克、巴克特里亚获得独立地位联系起来，但钱币学分析表明，欧泰德姆斯一世钱币是持续演变，并没有任何明显中断。

1 参见Polybius 11.34.1-12. 赫利奥多托斯(Heliodotos)献祭铭文中也提到了欧泰德姆斯一世(Bernard et al. 2004)和他的儿子德米特里一世。

2 关于这次战役的详细综述，参见Will 1982, pp. 51-69.

3 关于后一种假设，参见Tam 1985, p. 82; Capdetrey 2007, p. 357.

巴克特拉之围是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史上的重要军事事件，也是欧泰德姆斯一世领导的真正独立战争，文献记载赋予其独特的地位。我们不打算在这里详述外交细节，这方面已经得到了充分的研究。为了更精确地了解这些事件如何开展，我们对战略方面更感兴趣。首先，年代上，波利比乌斯（Polybius）告诉我们，安条克三世侵入巴克特里亚的时间大约与第142届奥林匹亚赛会（Olympiad CXLII）同时，也就是公元前210/209年冬至公元前208/207年冬季之间，所以巴克特拉之围结束应在公元前207年夏至公元前206年夏天之间。其次，战术上，波利比乌斯告诉我们，两位国王及其军队在阿里乌斯（Arius）<sup>1</sup>河岸对峙，这使得欧泰德姆斯一世虽然力量虚弱但并非无所依靠，欧泰德姆斯的一万骑兵中有部分与他一起躲在巴克特拉。霍尔特说这段记载告诉了我们很多有关战役准备及开展的细节，<sup>2</sup>但除了结果之外，我们对巴克特拉之围本身一无所知。还有一则材料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另一场包围战，即欧克拉提德一世和德米特里二世的对峙情况。查士丁详述了围城者德米特里二世和被围困者欧克拉提德一世之间许多军事行动的细节。尽管如此，这次包围战的信息并不能帮助我们理解前一次包围战。事实上，因为缺乏更多的细节信息，历史学家经常将安条克三世入侵巴克特里亚与巴克特拉之围合并在一起，而且时间也格外长：从公元前208到公元前206年，长达两年之久。如果认为这次围城只有一年多，甚至很可能只是持续了几个月的话也并非没有道理。

我们通过研究狄奥多托斯一世和欧泰德姆斯一世钱币发现，这两位国王使用同一个造币场。他们的钱币使用相同的花押（ $\Lambda$ 和 $\text{NK}$ ），而且我们现在也完善地建立起二者肖像之间的联系，他们有

---

1 今Hari河，位于阿富汗境内。——译者注

2 Holt 1999, p. 127, note 6.

时甚至使用相同的正面模具。<sup>1</sup>然而，相比打制金币和启用新类型来说，肖像的高度相似是次要的。所以，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最初的60年，似乎存在一个中央造币场负责制作金币和银币，尽管我们仍然很难确定它的位置。此外币坯厚度的变化与塞琉古王朝的侵犯有关，放弃塞琉古王国的斜切式币坯（beveled-type flan）也被认为是一项政治举措。然而，坯子的形状首先是一项技术问题，而非政治问题。打制钱币之前，要先用模子浇铸出币坯，斜切厚坯便于将其从模子中取出来。<sup>2</sup>所以将币坯从厚变薄的变化归因于技术演变要比没有根据的理论更合乎逻辑，特别是在币坯厚度本就已经逐渐减小的情况下。

欧泰德姆斯一世的金币、银币和铜币都表明他卷入诸多历史事件之中。只有结合欧泰德姆斯一世夺权的背景，以及那些标志着他曾长期统治（公元前230—前190年）的战争，才能理解他的货币政策。我们很难评估王权对欧泰德姆斯一世钱币上的国王肖像影响如何，他肖像的多样性似乎表明刻模师们在这一方面享有一定的自由。与此同时，他的钱币背面设计极其丰富，直到其统治中期，正面和背面样式才实现统一。在欧泰德姆斯一世铜币上，没有花押仍属于例外情况。到他的继承者（德米特里一世、欧泰德姆斯二世）时，规范化也是黄金法则，只有王带或边饰（联链纹）方面的细微变化。所以在货币层面，欧泰德姆斯一世的钱币是两种实践的交汇点：一种是允许刻模师享有较高的图像选择自由；另一种是严控王像和背面图像，尽管管控不一定来自王室。因为相关钱币发行量低，这种管控甚至更为严格（所以刻模师数量也比较少）。

---

1 Zeng 2013.

2 Holt 1999, p. 110.

### 三 米南德一世钱币和欧克拉提德一世钱币： 受战争影响的两种钱币

表1 阿波罗多托斯一世至米南德一世双语银币的花押与铭文排列方式

国王	铭文排列	花押							
阿波罗多托斯一世 (Apollodotus I)	Ω-Ω								
安提马库斯二世 (Antimachus II)	Υ-Υ	⌘	⊕	⊞					
米南德一世 (Menander I)	Υ-Υ	⌘	⊕	⊞					
欧克拉提德一世 (Eucratides I)	Ϟ-Ϟ	⌘	⊕						
米南德一世 (Menander I)	ϞΥ/ΥϞ	⌘	⊕	⊞	⌘				
米南德一世 (Menander I)	Ϟ-Ϟ	⌘	⊕	⊞	⌘	⌘	⌘	⌘	⌘

(来源: Bordeaux 2018, p. 112, table 1)

米南德一世和欧克拉提德一世的钱币联系十分紧密，要研究其中一人的钱币，就必须关注另一个人。他们深刻影响彼此，所以二者虽然是对手，但他们的钱币以及工匠不完全受政治规则影响。欧克拉提德一世夺取巴克特里亚统治权后，很快将目光转向南方，于公元前165—前162年之间占领了米南德的印度领地。得到兴都库什山南北两侧的希腊化地区之后，欧克拉提德使用“伟大的 (Megas)”称号，并开始打制金币。有趣的是，欧克拉提德一世部分沿用了米南德的习惯，钱币铭文以圆形排列，而他去世后，米南德钱币的铭文也像欧克拉提德原来的铭文一样从中分开。尽管时间上可能略有差异，但模具研究证实了比瓦尔 (A. D. H. Bivar) 和波比拉赫奇有关米南德钱币的

理论。<sup>1</sup>

可能因为不同面值的铜币使用了同样的图像，米南德再次掌权后决定引入新的铜币标准，并在背面标示其价值。所以，每个重量都有特定的希腊字母和背面图像。<sup>2</sup>这一新体系在公元前145年欧克拉提德一世去世之后被引入，很可能是为了统一失而复得的领土。米南德的继承者们放弃了希腊字母，但沿用了重量体系，证明新重量体系是成功的。

表2 米南德一世时的铜币重量体系

面值	重量	尺寸	相应希腊字母	重量	尺寸
十六单位			Σ	44 g	28-30 mm
八单位	19.60 g	26 mm	Η, Ο	22 g	24-26, 26 mm
六单位				16.50 g	26-30 mm
五单位				13.75 g	20-24 mm
四单位	9.80 g	20-24 mm	Δ	11 g	20-22 mm
三单位	7.35 g	18-20 mm	Γ	8.25 g	18-22 mm
二单位	4.90 g	16-20 mm	Β	5.50 g	16-20 mm
单位	2.45 g	16-18 mm	Α	2.75 g	16-20 mm
半单位(?)				1.38 g	10-12 mm

(来源: Bordeaux 2018, p. 115, table 3)

根据《米兰陀问经》(*Milindapañha*<sup>3</sup>)以及一种有法轮(chakra)图案的钱币，米南德一世经常被当作佛教的保护者，在他的统治下，佛教得到繁荣发展。然而，米南德只在一种非常稀少的铜币上使用过法轮，法轮的图案也不是在他的钱币上才第一次出现，所以它不一定

1 Bivar 1970; Bopearachchi 1991, pp. 67-69.

2 MacDowall 1975中最早提出这一假设。

3 Nolot 1995.

有同样的象征意义。在阿伽托克勒斯的方形银币上，黑天一克利须那神（Vāsudeva-Krishna）手中也拿着法轮。<sup>1</sup>米南德之后，提利亚·特佩（Tillia Tepe，黄金之丘）窖藏出土的金币上也清楚地描绘了法轮符号，福斯曼（Gérard Fussman）认为这枚钱币造于公元前50—公元前50年之间。<sup>2</sup>这三类钱币上描绘的法轮均为八辐样式。尽管如此，与这种铜币相比，米南德的其他钱币占绝大多数，仅根据这些证据来推测他的宗教政策是武断的。

根据波比拉赫奇最初提出的年表，米南德一世约公元前155年成为国王，公元前155年至前150年开始远征印度，<sup>3</sup>导致欧克拉提德一世趁机侵占了他的领土。米南德一世从印度返回之后境遇悲惨，在和欧克拉提德一世的对战中落于下风，最终只能保留萨加拉（Sagala，舍竭）地区，丧失了他在印度的其他领土。公元前145年，欧克拉提德一世被自己的儿子谋杀，给了米南德一世机会。他最终夺回失地，并一直统治到公元前130年去世。所以他在印度征战的时间大约有5年，这也代表了迦毕试（Kavasi，今贝格拉姆）和华氏城（Pataliputra）之间往返的时间。然而，现在米南德即位的时间被推至公元前165年，他一定即位后立即开始征服印度中北部，这样才能解释公元前162年之前欧克拉提德一世打制了三十斯塔特的纪念币，以及开始采用新的铭文排列方式。这就导致我们估计米南德一世统治萨加拉的时间并非5—10年（公元前155—前150/前145年），而是超过了15年（公元前162—前145年）。这并非完全不可能，但是会带来许多与这一时期他的钱币政策相关的问题。我们非常缺乏米南德在东旁遮普遭受攻击时的历史信息。虽然《米兰陀问经》中称其为国王，但是在领土刚被征

1 Bopparachchi 1991, Agathocles series 9. 其中部分钱币来自阿伊·哈努姆一号窖藏（Audouin & Bernard 1974）。

2 Fussman 1982, pp. 164-169, "Excursus 3".

3 此处似乎有误。这里印度应该是指印度的中东部腹地，这5年征战指的是他向华氏城的进军。——编者注

服，遭遇了重大军事失败之后，这个称号的真实性令人怀疑。在这种背景之下，这一时期没有发行钱币也就不足为奇了。

米南德一世的钱币在（短暂的）第一阶段经历了明显衰退，尽管这一时期可能也打制了金币，到第二阶段，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呈指数级发展。这些钱币的演变特点很清楚：米南德逐渐放弃了雅典娜/猫头鹰型钱币，铭文排列方式也迅速变化，然后引入了国王戴或不戴头盔的胸像类型，其中可以看出欧克拉提德一世钱币的影响。米南德去世几十年后，继承者们依然沿用新式铭文布局和各种花押，显示了米南德钱币政策的影响。从公元前145年起，米南德一世提升了钱币产量，这无疑是为了重新掌控已有大量欧克拉提德一世钱币流通的区域。新的铜币重量体系也是重占货币空间的一项政策。所以，米南德一世是王权通过决定钱币产量和类型来强势干预货币政策的绝佳例子。

至于欧克拉提德一世，他的王国范围最大时包括了从巴克特里亚北部到犍陀罗之间的区域，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的钱币的丰富性，更为我们理解这位国王的货币生产情况提供了一些线索。欧克拉提德无疑面临着巨大的货币需求，他完美整合了米南德的造币场，后来甚至到了自己的钱币也被这些造币场影响的程度。我们有一个更具普遍性的问题：中央政权是如何掌控一个如此庞大的王国的货币生产的？所以必须进一步观察兴都库什山南北两侧钱币间的铭文差异（花押、币文和形状等特征），才能了解二者之间的联系。系列6在类型学上的逐渐规范化令人惊讶。常见面值的钱币上既使用单语铭文（圆形铜币），也使用双语铭文（方形铜币）。因此，这些钱币给人的感觉是王国的货币政策由中央，或者至少是以一种协调的方式决定。造币厂似乎不能做灵活变化，从米南德一世的部分钱币中可以看出这一点。

#### 四 希波斯特拉图斯：西旁遮普最后的印度—希腊人国王

虽然希波斯特拉图斯 (Hippostratus) 的钱币数量比较有限, 我们的模具研究只涉及200枚这位国王的钱币, 但由于他在印度—斯基泰国王毛伊斯 (Maues) 去世、王国分裂后称王, 所以希波斯特拉图斯在晚期印度—希腊人国王之中具有特殊地位。自19世纪以来, 在巴基斯坦的考古发掘工作主要集中在塔克西拉, 詹金斯 (G. K. Jenkins) 和怀特海德 (R. B. Whitehead) 已经识别出一些属于塔克西拉和布色羯逻伐底 (Pushkalāvati) 的花押。更重要的是, 泰勒夫斯 (Telephus)、阿波罗多托斯二世和阿尔特米多洛斯 (Artemidoros) 开始统治的时间基本相同, 都在公元前80年左右。阿波罗多洛斯的一系列铜币表明, 他是毛伊斯的儿子,<sup>1</sup> 与此同时, 泰勒夫斯钱币上缺少自己的肖像, 且使用属于塔克西拉的花押,<sup>2</sup> 所以泰勒夫斯可能是阿波罗多托斯二世的一位副王, 二人都统治塔克西拉及其周边区域。

在这种背景下, 希波斯特拉图斯的钱币集中一些传统, 但也必须考虑到它们与阿泽斯一世 (Azēs I) 钱币花押之间的连续性。因此, 这四位国王好像只是印度—斯基泰人两次占领塔克西拉之间的过渡。希波斯特拉图斯与前辈们在类型学和风格方面的相似性可能说明他统治时期政治状况的复杂性。事实上, 他的钱币并没有创新类型, 而他的肖像与其前辈阿波罗多托斯二世极为相似。因此, 希波斯特拉图斯的钱币政策超越了自己的统治范围, 原因尚不清楚, 但很可能与家庭纽带或政治有关。

城市女神提刻 (Tyche) 并非希波斯特拉图斯的发明, 一篇关于

---

1 其中部分钱币来自 Amluk Dara “毛伊斯窖藏” (“Maues hoard”), 在 Senior 2006, pp. 151-152 以及 Boperachchi 2008-2009 中公开发表 (被清理之后)。

2 关于𑀘, 参见 Boperachchi 1991, p. 128. 关于𑀙, 参见 Whitehead 1947, p. 31.



图4  
希波斯特拉图斯钱币；阿富汗哈达的提刻雕像；提利亚·特佩窖藏钱币上的提刻

赫利奥多托斯 (Heliodotus) 向赫斯提亚 (Hestia) 献祭, 祈求拯救欧泰德姆斯和德米特里的铭文中就已经提到这位女神。<sup>1</sup>在希腊化世界, 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提刻形象, 例如安条克的提刻青铜雕塑曾多次被复制, 并且成为其他城市人格化形象的模版。<sup>2</sup>在中亚, 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哈达塔帕—伊—肖托尔 (Tapa-i-Shotor) 修道院的V2壁龛里的一尊女神像, 时间大约为公元3—4世纪。<sup>3</sup>这尊女神与印度女神诃利帝 (Hariti) 有关, 手持丰饶角而坐。(图4) 但是, 此处的提刻没有像钱币上的提刻形象一样头戴王冠, 而犍陀罗或马图拉 (Mathura) 地区的诃利帝形象则都保持着希腊妇女的体态和衣着, 有时甚至戴着塔冠。诃利帝有时被描绘成与丰收神半支迦 (Pañcika) 相伴的样子。博德曼 (John Boardman) 认为, 这些都证明犍陀罗艺术一直延续到公元3—4世纪。<sup>4</sup>

印度—斯基泰人钱币上没有出现手持丰饶角站立的提刻形象。两枚可能属于阿泽斯一世的珍稀金币上描绘了头戴塔冠的城市女神手持长矛和莲花的图像。到贵霜人时期, 这位女神与持丰饶角的丰饶女神阿多索 (Ardoxsho) 同化, 在迦腻色伽一世 (Kanishka I) 和胡韦色伽 (Huvishka) 钱币上展示的最多。博伊斯 (Mary Boyce) 和葛乐耐 (Frantz Grenet) 认为这位女神起源于伊朗世界,<sup>5</sup>而亨利—保尔·法兰克福 (Henri-Paul Francfort) 更倾向将其看作是有希腊—罗马渊源

1 Bernard *et al.* 2004.

2 Delvoye 1960.

3 Tarzi 1976, pp. 397-401, figs. 12-13.

4 Boardman 1994, pp. 134-135.

5 Boyce *et al.*, p. 188.

的提刻，阿多索则是巴克特里亚女神\**Ardu-Vakhshu*。<sup>1</sup>

尽管希波斯特拉图斯统治时间相当短暂，但他的钱币展示了丰富的类型、面值和花押，这些对研究他的钱币政策十分重要。如果我们考虑到他的有些花押与其前辈之间的相似性（𐎠和𐎡，⊕和⊙）的话，就会发现希波斯特拉图斯钱币主要是一种延续性货币，几乎没有任何重要创新。他的肖像和阿波罗多托斯二世几乎一模一样也给人留下了这种印象，后者的钱币明显更加多样化，数量也更加丰富。所以，希波斯特拉图斯的钱币政策适用于在一个比他本人统治范围更大的范围，我们很难确定其原因，或许是家庭原因，或许是政治背景。作为统治西旁遮普的最后一位印度—希腊人国王，希波斯特拉图斯无疑继承了复杂的政治形势，在这种形势下，他倾向于通过自己的钱币类型与先前的国王们建立联系。

## 五 造币场和花押

关于花押的含义已经有很多解释，包括城市名、统治年代、官员标志、造币场标志，甚至是受命为国王打制钱币的私人作坊等。在塞琉古王国统治之下，几乎每一枚钱币上都有一个或若干个花押，通常钱币背面有两个花押。对花押的解释仍然存在困难，但有些所指地点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如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安菲波利斯（Amphipolis）或者巴克特拉等，这使得历史学家们能够根据花押推断这些地方的造币活动是持续的还是中断了。勒里德尔已经放弃了花押是地方官标志的观点，因为他们不可能一整年都在监督造币过程，

---

1 Francfort 2007, p. 519.

他认为这些花押更可能代表了造币工匠。<sup>1</sup>最近，阿佩吉斯 (G. G. Aperghis) 提出一种更“实用”的理论，认为第一个花押可能代表着监督官员，第二个则代表着官方接收者。<sup>2</sup>但这种理论已经受到质疑。

根据我们的模具研究成果，这些理论大部分不成立。花押不可能是城市名、统治年份或私人作坊的标志。我们认为花押可能以某种方式代表了监督钱币制作过程的官员。这种理论也面临一定困难，因为有些花押使用的时间很长（例如 Ⲡ 或 Ⲛ），它们之间又没有什么明显的关联。尽管如此，这一理论可以解释同一个造币场同时出现若干种花押的现象，也可以解释无论是在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还是印度—希腊人王国，它们都可以在国王之间沿用的事实，证明货币约束胜于政治目的。综上所述，希腊化时代留下了一个毫无争议的造币场，即阿伊·哈努姆，<sup>3</sup>以及若干可能存在的造币场——阿弗拉西亚卜 (Afrasiab)、巴克特拉、贝格拉姆 (Begram)、查尔萨达 (Charsadda) 和塔克西拉 (Taxila)，但这些地方造币场还需要更多的考古调查方能确认。

## 六 结论

这篇短文及其研究成果<sup>4</sup>使得我们能够确认许多基础性假设，同时又开辟几个新的研究方向，尤其是公元前2—前1世纪这段时期内，米南德和希波斯特拉图斯之间的印度—希腊人小王国的国王顺序问

---

1 Le Rider & de Callatay 2006, pp. 58-60.

2 Aperghis 2010.

3 Bernard 1985.

4 Bordeaux 2018.

题。我们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带来足够前沿的观点和论证，以便该领域的专家们利用。波比拉赫齐的研究成果在我们的论证和历史讨论中居于核心地位，他1991年出版的著作至今仍是必读之作，但我们希望能对其中的成果做重要更新。虽然历史中只有少数事情是确定的，涉及希腊—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希腊人王国时尤其如此，但现在可以认为，狄奥多托斯一世的造币场对欧泰德姆斯一世的货币政策产生了影响，甚至可以断定，米南德一世钱币体现出的非常特殊的演变是其与欧克拉提德一世冲突的直接结果。

希腊—巴克特里亚国王打制了大量钱币，他们的货币政策首先受造币场的技术限制，正如狄奥多托斯一世、狄奥多托斯二世和欧泰德姆斯一世的钱币，正反面主要风格多样，但类型仍然相同。所以，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最初50年经历了一个缓慢但清晰的演变过程，从接受直接来自公元前3世纪上半叶使巴克特里亚货币化（monetization）的塞琉古传统，发展为希腊—巴克特里亚国王、造币官和刻模师完全掌控造币的流程。在国王独立过程中，钱币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起初它们并未在王国之外流通。无论要传达的政治信息是什么，这些钱币首要也是最重要的目标受众是希腊—巴克特里亚人以及巴克特里亚人自己。所以，直到巴克特拉之围结束后，我们才终于看到接近写实的国王肖像。

印度—希腊人王国创立之后，历经数十年才终于稳固边界，到阿波罗多托斯一世统治时期才开始探索引入新的重量标准。公元前170—前130年，这些王国在战争与和平中发展到顶峰。考古学已经告诉我们，兴都库什山南北两侧之间的交流是丰富且不间断的，钱币更证实了这一点。无论希腊—巴克特里亚人和印度—希腊人关系如何，他们都将对方的空间视作自己的一部分。帕罗帕米萨代（Paropamisadae）、犍陀罗和旁遮普的印度—希腊人国王最重要的特点是格外注重让当地印度人接受他们的钱币。

## 七 未来预期

这里展示的希腊—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希腊人钱币都有一套动态化的组织，能够适应多重因素，如军事冲突、产量扩增或政治骚乱等。希腊人在中亚发行的钱币表现出复杂的图像，证明他们脱离了塞琉古王国且远离地中海世界，但仍保持着多产和创造力的文化多样性。

德卡拉泰 (François de Callataÿ) 通过统计工具特别提出了货币量化问题的概念，模具研究为讨论该问题提供了大量数据。事实上，近期研究以及实验考古已经估算出，一枚模具能制作出15000到30000枚钱币。这种研究方法的目标不是提供古代钱币的具体数目，而是大致估计希腊化时期流通的钱币数量。n/d指数，即钱币数量除以确知的模具数量，如果指数高于3，就能估算出原始模具数量。但这种情况很少出现，因此必须对每个系列逐次进行研究才能得出可靠的结果。

表3 已研究的钱币n/d指数

国王	n (AV)	d	n/d	n (AR)	d	n/d	n (AE)	d	n/d
狄奥多托斯一世	236	23	10.3	229	86	2.7			
狄奥多托斯二世	4	4	1	65	29	2.2			
欧泰德姆斯一世	12	9	1.3	531	192	2.8	123	73	1.7
米南德一世 (☉↑↓)	2	2	1	94	51	1.8	25	12	2.1
米南德一世 (☿↑↓)				1614	1084	1.5	239	187	1.3
欧克拉提德一世				731	242	3			
希波斯特拉图斯				143	91	1.6	57	39	1.5
共计	254			3407			444		

(来源: Bordeaux 2018, p. 94, table 1)

未来的主要研究对象仍是花押，我们的结论仅能解释特定钱币。根据模具研究呈现出花押之间的联系，建立这样一个总体性框架无疑能帮助我们领悟这些花押的真正意义。花押的意义并非一成不变：狄奥多托斯一世钱币上出现的符号（除了花环外，我们还得提到他一枚斯塔特上的星星），以及狄奥多托斯二世钱币上的符号（☾被认为可能是新月的象征）无疑也是塞琉古时期的一项遗产，但随着欧泰德姆斯一世掌权（如果我们不考虑他的铜币上的锚的话）而消失。与最早的两位希腊—巴克特里亚国王相比，欧泰德姆斯一世采用了“稳健”的花押政策，这种偏好与标准化生产有关。欧克拉提德一世势力发展到顶峰时放弃了这种政策，米南德一世第二阶段的钱币亦是如此。然而，因为难以确定造币场之间的相对年代关系，我们无法得出辽阔领土上同时开放了几个独立造币场的结论，但欧克拉提德一世正面模具的花押关系确实增加了这一论断的可能性。欧克拉提德一世和米南德一世重新使用了大量花押，具体原因不明，但无疑与扩大钱币生产的目有关。至于印度—希腊人国王，花押都一直在他们的钱币上保持着特殊位置。这种行为又影响了印度—斯基泰人，直到贵霜人统治时期才被逐渐摒弃。贵霜人一开始模仿希腊—巴克特里亚人（赫利奥克勒斯一世，Heliocles I）和印度—希腊人（赫尔迈乌斯，Hermaeus）的钱币，后来每个国王的钱币上都印上了特定的标志。

仍有许多国王的钱币值得仔细研究。与欧克拉提德一样，最后一位希腊—巴克特里亚国王赫利奥克勒斯去世后，他的钱币也被占据巴克特里亚的游牧民族所模仿，他的钱币花押以及相关类型问题仍悬而未决。在印度—希腊人国王中，吕西亚斯（Lysias）和赫利奥克勒斯二世因其名字的拼写变化而具有特殊地位。通过模具研究将他们的花押联系或分离开来，或许有助于完善通过米南德一世钱币模具研究所得出的数据。安提亚尔西达斯（Antialcidas）则因其数量上的重要性而值得关注，无疑是另一个很好的信息来源。这三位印度—希腊人

国王的特点是都使用米南德一世创造或用过的花押 (R, H, I, K, K, Σ和N)，吕西亚斯和安提亚尔西达斯联名钱币进一步增强了它们之间的关系。此外，赫利奥克勒斯二世钱币背面使用了与希腊-巴克特里亚国王赫利奥克勒斯一世相同的图像，即宙斯正面而立，右手正投掷闪电的图像，威德曼 (F. Widemann) 据此认为二者应为父子关系。

正如我们在这篇文章开篇所强调的，希腊—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希腊人国王之间并非互不来往，他们也无法隔绝与周边民族的联系。他们或者忙于相互攻伐，或者抵抗周边民族的侵袭。我们讨论希波斯特拉图斯的时候，简略地提及了印度—斯基泰人，除此之外，贵霜人的钱币也继承了大量的希腊化特征，由此也带出了几个重要的历史问题，许多关于纪年和钱币的基础性问题也有待全面研究。希腊人在亚洲的历史首先是钱币学的历史，对于他们的各种各样的继承者们来说也是如此。公元1世纪初，各种征服活动渐渐平息，希腊化王国也宣告终结。

## Bibliography

- Aperghis 2010: G. G. Aperghis. "Recipients and End-Users on Seleukid Coins,"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Classical Studies*, 53/2, 2010, pp. 55-84.
- Audouin & Bernard 1974: R. Audouin & P. Bernard. "Trésor de monnaies indiennes et indo-grecques d'Aï Khanoum (Afghanistan)," *Revue Numismatique*, 1974, pp. 7-41.
- Bernard 1985: P. Bernard. *Fouilles d'Aï Khanoum IV. Les monnaies hors-trésors. Questions d'histoire gréco-bactrienne*, MDFAFA 27, Paris, 1985.
- Bernard et al. 2004: P. Bernard, G.-J. Pinault & G. Rougemont. "Deux nouvelles inscriptions grecques de l'Asie centrale," *Journal des Savants*, 2004, pp. 227-356.
- Bivar 1970: A. D. H. Bivar. "The Sequence of Menander's Drachmae," *Journal of the*

-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70, pp. 123-136.
- Boardman 1994: J. Boardman. *The Diffusion of Classical Art in Antiquity*, Thames & Hudson, London, 1994.
- Bopearachchi 1991: O. Bopearachchi. *Monnaies gréco-bactriennes et indo-grecques. Catalogue Raisonné*,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Paris, 1991.
- Bopearachchi 1996: O. Bopearachchi. “Sophytes, the enigmatic ruler of Central Asia,” *Nomismatika Khronika*, 15, 1996, pp. 19-32.
- Bopearachchi 1999: O. Bopearachchi. “La circulation et la production monétaires en Asie Centrale et dans l’Inde du Nord-Ouest (avant et après la conquête d’Alexandre),” *Indologica Taurinensia*, XXV, 1999, pp. 15-119.
- Bopearachchi 2003: *An Indo-Greek and Indo-Scythian Coin Hoard from Bara (Pakistan)*, Amir Nawaz Khan, Seattle.
- Bopearachchi 2005: O. Bopearachchi. “Royaumes grecs en Afghanistan: nouvelles données,” *Actes d’une journée d’étude, UNESCO, 11 mars 2005*, Centre d’Études et de Recherches Documentaires sur l’Afghanistan, Paris, 2003, pp. 49-69.
- Bopearachchi 2008-2009: O. Bopearachchi. “Was Indo-Greek Artemidoros the Son of Indo-Scythian Maues? Amluk Dara Hoard Revisited,” *Nomismatika Cronika*, 27, 2008-2009, pp. 25-46.
- Bordeaux 2018: O. Bordeaux. *Les Grecs en Inde. Politiques et pratiques monétaires (III<sup>e</sup> S. A. C.-I<sup>er</sup> S. P. C.)*, Ausonius Numismatica Antiqua 8, Bordeaux, 2018.
- Boyce et al. 1991: M. Boyce, Fr. Grenet & R. Beck. *A History of Zoroastrianism, Volume Three: Zoroastrianism under Macedonian and Roman Rule*, Handbuch der Orientalistik I.8,1, E. J. Brill, Leiden, 1991.
- Capdetrey 2007: L. Capdetrey. *Le pouvoir séleucide. Territoire, administration, finances d’un royaume hellénistique (312-129 avant J.-C.)*,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Rennes, Rennes, 2007.
- Delvoye 1960: C. Delvoye. “Compte-rendu de Tobias Dorhn, *Die Tyche von Antiochia*, Berlin, 1960,” *L’Antiquité Classique*, 29-2, 1960, pp. 586-587.
- Faucher et al. 2013: T. Faucher, L. Brousseau & J. Olivier. “Expérimentations sur la technique de fabrication des monnaies grecques: approches, réalisation, perspectives,” in F. Tereygeol, *Comprendre les savoir-faire métallurgiques antiques et médiévaux*.

- Actes de la table-ronde, décembre 2009, Saclay*, Errance, Paris, 2013, pp. 71-99.
- Francfort 2007: H.-P. Francfort. “Archéologie de l’Asie intérieure de l’âge du bronze à l’âge du fer; Représentations mythologiques et représentations artistiques en Asie centrale de l’âge du bronze aux périodes historiques: les déesses centrasiatiques,” *Livret Annuaire 21, 2005-2006*, 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2007, pp. 511-520.
- Fussman 1982: G. Fussman. “Monnaie d’or de Kaniška inédite, au type du Buddha,” *Revue Numismatique*, 1982, pp. 155-169.
- Holt 1999: F. L. Holt. *Thundering Zeus, the Making of Hellenistic Bactria*, Hellenistic Culture and Society XXXII,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ociety, Berkeley, 1999.
- Kovalenko 1995-1996: S. Kovalenko. “The Coinage of Diodotus I and Diodotus II, Greek Kings of Bactria,”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4, 1995-1996, pp. 17-74.
- Le Rider 1969: G. Le Rider. “Monnaies grecques récemment acquises par le Cabinet de Paris,” *Revue Numismatique*, 1969, pp. 7-27.
- Le Rider 2003: G. Le Rider, *Alexandre le Grand. Monnaies, finances et politiqu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Paris, 2003.
- Le Rider & Callataÿ 2006: G. Le Rider & Fr. de Callataÿ. *Les Séleucides et les Ptolémées*, Éditions du Rocher, Paris, 2006.
- Mac Dowall 1975: D. W. MacDowall. “The Copper Denominations of Menander,” *Acta Iranica*, 2, 5, 1975, pp. 39-52.
- Newell 1938: E. T. Newell. *The Coinage of the Eastern Seleucid Mints from Seleucus I to Antiochus III*, ANS, New York.
- Nolot 1995: É. Nolot. *Entretiens de Milinda et Nāgasena*, translated, presented and annotated by É. Nolot, Connaissance de l’Orient, Gallimard, 1995.
- Rapin 1992: C. Rapin. *Fouilles d’Ai Khanoum VIII. La trésorerie du palais hellénistique d’Ai Khanoum*, MDAFA 33, Paris.
- Rougemont 2012: G. Rougemont. *Inscriptions grecques d’Iran et d’Asie Centrale*, Corpus Inscriptionum Iranicarum 2,1,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Londres.
- Senior 2006: R. C. Senior. *Indo-Scythian Coins and History. Supplement*, Classical Numismatic Group, Lancaster, 2006.

- Tarn 1985: W. W. Tarn. *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 3rd revised edition by F. L. Holt, Ares Publisher Inc., Chicago (1st ed. Cambridge, 1938), 1985.
- Tarzi 1976: Z. Tarzi. “Haçda à la lumière des trois dernières campagnes de fouilles de Tapa-è-Shotor (1974-1976),” *Comptes Rendu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1976, pp. 381-410.
- Whitehead 1947: R. B. Whitehead. “Notes on the Indo-Greeks Part II,” *The Numismatic Chronicle*, 1947, pp. 28-51.
- Will 1982: É. Will, *Histoire politique du monde hellénistique, tome II*,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Nancy, Nancy, 1982.
- Zeng 2013: C. (D.) Zeng. “Some Notable Die-links among Bactrian Gold Staters,” *The Numismatic Chronicle*, 2013, pp. 73-78.